

湖廣通志

湖廣通志

荆門州

宋

噴玉亭記

汪振

蒙泉極湖陰之勝自唐沈子言李文饒以下前題後誅實在巖壁類以毓金蓮產珠王與泉之清泚爲美自方沼而南泉微西行有亭跨其上古柳在傍勢若卧龍泉繇沼以出瀉爲曲淵徐折而東惜未有表而出之者紹興壬子八月鄱陽張公衣錦行屬部至是慨然嘆曰蒙泉佳處獨在是耳亭爲泓溢爲沼於處無之非遇風馳雷厲霜翻雪捲無以見其奇乃命工增葺亭環以石徙巨石屹立中流以助洶湧泉益有聲終日潄潄如在三峽之上石澗奔迫激射宛若噴玉於是以噴玉名亭且題以酒石刻又從而詩之與郡守象山翁夜坐亭上林木旣盡水設復思

清顧陸公曰不如是無以見金聲玉振之意是夕不雨而水遽
溢非公無以發泉石之秘而山靈亦爲懌豫耶自是蘇增佳致
來觀者益衆憑欄臨流神思蕭爽久之而心歸日薄西山暝色已入
坐舉盃以邀明月竹影零亂水月相照寒光逼人_{不覺身}仕沐
壺中矣噫泉石之景亘古猶今吾人不知頌畧則若肯馳而_不
相親今自公表而出之泉鳴谷響沫飛濤湧無非奇趣蒙公之
景孰勝於是哉公襲吳園先生之後凡事綽有_獲獲_樂澹然_然然
不以聲色自居單_車行道從者無譁田野間值父老輒下車問
疾苦遇佳山水處_且行且詠以酬景物暮宿郵亭率燃燈觀書
至夜分乃寐平居以誠信自特有禱輒應時有秋雨妨農收默
禱於蒙泉玉泉隨即開霽所至多平反不動聲色而闔部_注肅
又能從容指顧其題品及於泉石與夫扶持_之威擊搏_之既

所過擾動者固不侔矣

洗心堂記

楊味道

直郡牙城西百餘步越橋抵蒙泉少北有皇華館肅部使者扁其堂曰洗心自參政敏肅王公嗣柄于紹興之壬申風雨歲侵朽且壓矣嘉定十一年吳興陳公采鎮是邦經營用節浮費郡邦歲時之餽悉歸公用興滯補敝百廢畢舉先是館與橋縹於王泉公曰不可明年春首斥帑羨建橋名以蒙惠親請而勒諸石館之設堂爲大將再新之委王泉僧董昞木竹瓦礫之費斷陸運工傭匠作價用之直秋毫無所擾不再月堂成開明八愜屹然與翠碧浮翺公復心計願指敝兩廡飾重舍便室庖湔一一整振以至風亭水榭漫漶而丹雘撓折而支撐輪奐輝映悉侈其舊且相其攸酌其宜華其題扁於是景勝和合清致雅

趣翕奔于堂矣常人之情劇繁則亂遇險則休若從容暇豫於
紛紜膠輅之際當艱難危疑而能優游不迫豈不足以觀其所
存哉比年來疆場未寧羽書旁午九仕於此者日不遑暇公之
憂民憂國尤爲切至而酬酢泛應恢乎餘地不爲事務之所侵
擾拳拳焉遊于流泉激石之間顧未嘗忘懷非心鑑澄澈能靜
能應疇克臻此哉使邦人見聞各適其適晏然如承屹峙無有
異日寇至先去之想則斯堂之建泉石云乎哉游燕云乎哉故
援筆喜書不揆文詞之匪稱公名垓字退翁

脩城隍廟記

鄭南

南被命乘障適當荆襄之衝密隴外交中啓狀類居門城廊不
足爲高自承平迄今有意板築者往往審曲面勢而終輟惟是
城隍香火之奉通天下皆在祀典祈禱祠宇之先視事三日遵

舊廟謁上兩旁風無所蓋庇圯相腐瓦狼籍道周敬恭不加寧
無悔怒愁霖災慙莫專罪歲湖外風土病給者無餘單貧者不
瞻顧瞻興嘆亦既勉出通力哀多益寡願助成之而攄材鳩工
不周於用則文相與請於公庭南曰天下事自有次第今承前
空乏舉祀典以教民豈忘之邪乃一掃刮絕無爲之費斟酌增
多於官之可去者臺觀四遠無復資交不數月井井陰陽家流
以明年九良星下利在朝章圖諫曰當在今歲於是召匠計之
提督以長林令賈洋主工以攝助教鄭亮文文書有吏監視有
員廟廣宮而高大之就開庭除又作東西兩廡憑附之簷不稱
靈明旁及侍衛威儀不備皆作新之舊無廟碑又求玉石以記
不朽是歲上熟不特禾黍果蔬百谷皆獲信收民屋歌詠繫神
之力是不可不侈神之貺以報靈德故叙所以爲作廟之義以

示大言侮慢神者之羞俾民承事萬世不息云

貢院記

李璵

荆門古玉州山水秀麗甲湖湘楚漢以來人物相望未易枚舉
近世如內相朱公震秩宗胡公寅秘校范公如圭率由科舉進
清規勁節照映千古故士知尊經學重名義往往以二三公爲
軌範中更兵革士氣小不振例附薦于渚宮紹興龍集己卯復
試于本軍從郡太守洪公适之請也貢闈舊在軍治之南初創
簡陋歲久而傾欹殆將壓焉吳興葉公爲郡之明年政修人和
加惠士類以爲事有若緩而甚急者莫此爲重迺更相爽愷得
故武庫于郡城西北隅卽而葺之爲屋七十有四楹撤而新之者
十四人周垣重門有嚴廳廡立置翼如也木草竹榦尾甍石
鐵悉儲於累月之前工居於市匠食於官而費不取於民計經

始於季春之中不越月而成邑之吏民咸知輪輿之美視他郡
爲最彼冠蓋銅鑄操觚抱軸之士群試於此亦足以增氣失嘗
聞後世士不素履取士之制雖不建古而得人之盛則皆由此
途選夫以豪傑之士規規然較三日之長以求合有司程度固
不足以盡其才然使爲士者先器識擯浮爲毋徒爲決科利祿
計毋以得喪休否爲念則異時謀王體斷國論上不負朝廷下不
負學予以續先聖之聲於方來是則史君之所囑望於學士
大夫者可不勉乎哉史君名箋字正之石林先生之裔也其得
諸家傳者知所先務蓋如此是惡得而不言

碑解

孫何

狀元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至唐之故
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卑俗尚者作碑解以貶之碑非文

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槌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譏，祖考禘述器用，因其鑄而垂鑒，誠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于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止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爲之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爲座右也。檀子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斷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縛二碑，大夫葬二縛二碑，又曰：几

封用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綽繞之
之輓轡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
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牲入廟繫著中庭
碑也或者曰紉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
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
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
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于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
龜趺自杖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
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
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
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麗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
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山

上會稽王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
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
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
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
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之者也雖
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彷彿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
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
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勸之於石是直以綿統麗牲之具而名其
文矣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
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
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
性情謂之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

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曉曉不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這
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
革乎何始寓家于顓以涉道循淺管通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
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即張公觀公曰此無足
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
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
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
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爲大言苟從而明之
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
又於何爲進士同年故爲生一二而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
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

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荆門到任謝表

陸九淵

起之祠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祇承先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荐薦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生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行職誤蒙聖獎嘖煩東省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休固願鞭其綿力以自效於昌時基王維州沮漳在境控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攻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茲盡伏遇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諸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厲素心庶幾

尺寸上裨遠畧附近指麾已無往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陸九淵

某僭有曰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
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
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
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
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
之可涉坡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自我
出奇制勝徵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當令其利在
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
曰無恃其不求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
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

四千疆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脩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有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肩輿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脩築欲趁冬土堅密度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乃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乃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辨此會計用孰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已見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坐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積之專條不可擅用

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文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
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阻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
鈞謨垂念邊城不異牆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筭擇狂聽愚當不
待辭之畢也

譙樓記 節文

劉應奎

荆之作蓋肇於軒轅宣于夏商之代周禮挈漢氏掌其職夫
晝一夜有陰陽之消長寒暑之推移風雨之晦冥非漏刻不
足以爲法非鍾鼓不足以爲節此譙樓之所當建也荆門居漢
之南江之北古稱文物之邦宋末城池率爲荆榛瓦礫至元乙
亥我國朝混一由是設官分職州城復舊譙樓實在州治之南
顧垣敗壁震風凌雨于茲四十餘年銅漏既付之無何有之鄉